



新刊監本兩府元龜卷之二百四十二

列國君部

聽納

明賞

聽納

夫稽衆舍已垂於格言虛懷從善謂之吉德而况奄宅分土建邦延世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斯不可以不慎矣乃有勤求治道思聞過失咨詢嘉謀以廣其聰明詳擇臧謀式資於政典應若答響疾如轉規用能導過之情改過誤之舉懲忿窒慾以格其非心弭違糾繆以成於善行以至俊彥咸至名聲日聞長諸侯而主夏盟尊王室而成霸業曷不由是者已

齊桓公伍年伐魯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

遂在濟北

桓公許

與魯會柯而盟

此柯今濟北界
柯今為祝阿

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

桓公於壇上

土釜三陸三等曰壇會必有壇
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

曰反魯之侵地桓

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

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之以而倍信殺之

一云已許之而
背信殺劫也

愈一

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

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

郵

郵衛也今東
即郵城也

而桓公於是始霸又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

管仲諫乃止又桓公嘗問於管仲曰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鄰

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日有道之君乎吾亦監焉管子

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

門曰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

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監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于徐伯曰

昔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牧最以忠

而大富之因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身庶在側競稱于義

上下皆歸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

諸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

以為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

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

吾亦監焉管子對曰今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

又何以問惡為桓公曰正何言耶以績緣績吾何以知其美也

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以語我有善而不語我以惡

吾豈知美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吾道

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諂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
為圖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譬若野獸無所就處不脩天道不監
四方有國不治譬若生虫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
鍾鼓流于博塞戲其工斧誅其良臣傲其婦女獠獵畢父暴遇
諸父馳騁毋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輟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為
公伐譬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
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昔者無道之君矣
仲父不當盡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監焉管子對曰夷吾聞
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贄為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事
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暉脩其祖德辯其順逆推
育賢人諛慝不作事君有義馭下有禮貴賤相接親若兄弟忠
于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動作則事君國則富
處軍則來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佛遠君為輔義以典交
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不慈不諂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過
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
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
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監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于徐伯曰
昔者無道之臣委贄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已遂進
不退假寵鬻貴尊其貨如卑其爵以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敗
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群處以攻賢者見賢若貨見賤若過貪于
貨賄競于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作事倨傲不慈不交善上諛
賊與通不殄人爭唯趣人訟澁面于酒行義不從不脩先故變

易國常擅創為之迷惑其君先奪之政葆貴寵於遷損善士捕
援貨人入則乘筭出則黨駢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為君君
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又
管仲曰東郭有狗嗷嗷之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

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小人殘忍同於狗

矣假韻為協謂以太連狗取聲為義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審使必須去之為宜管仲父言曰

北郭有狗嗷嗷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

愛烏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嗷嗷旦

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

臣事君是所願也得其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合乘而

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祿所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景公之時兩

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常階側晏子入見立有間公

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

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

也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以與飢寒令

所賄於塗者無問其鄉所賄於里者無問其家脩國計數無言

其名士既事者無月疾者無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

景公能行其所善也齊有彗星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

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諂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公說乃止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予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居辭曰且

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

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

踊者故對曰踊賞廢賤景公為是省於刑景公疾遂瘳期而不

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多在齊

梁丘據與裔款

二子齊

言於公

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

罪也盍誅於祝固史囂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君若欲誅

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史有司寬改毀閔去禁薄刑已責

除

責

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景公悲之明

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聞西方有男子哭者甚疾聲氣甚悲

是奚為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徙居布衣之士盆成逆

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

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

寡人吊之因問之祔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吊而問偏祔於何所

盆成逆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於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擁

札操筆給事宮殿中在陛之下願以某日未得君之意也窮困

無與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

子曰然此甚人之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逆慨然曰凡在

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飢死

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臣曾參孝已愛其親故天下

願得以為子今乃為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為臣

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

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不敢飲食推轆執輅木乾鳥栖露肉

暴骸以望君怒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

乎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以若患言故寡人乎晏子對曰

乎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以若患言故寡人乎晏子對曰

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因已難之矣今君營處為游
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四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
勿聽因道盆成逆之辭公噴然大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乃使
男子免袒女子盥笄者以百數為河以迎盆成迎盆成逆脫線
經冠條纓黑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滿朝
非乃子耶盆成逆於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
聲焉景公成跽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過晏子塗再拜乎馬前晏
子下車對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欲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
臺曠下顛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適為不得
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吾將左手擁格右
手咽心立我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

國而公不圖公曰善於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
工不成上後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親之也景公外傲諸侯內
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
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何若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諛人
不得入阿黨不私色故群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人故聚歛之
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君故諸侯皆歆其尊不劫
人以兵甲不威人以兵疆故天下皆歆其疆德行教訓加於諸
侯慈愛利澤加於百姓以海內歸之若流今世哀君人者辟邪
阿黨故諛諂群從之卒系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歛之人行侵大
國之地耗小國之名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
疆故天下不欲其疆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仇敵進

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
厚幣以說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
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
墨子聞之曰晏子之道其在為人而失為己為人者重自為者
輕景公自為而小國不為與在為人諸侯為後則道在為人而
行在反己矣故晏子之道矣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臣親下柰
何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而必信順其令赦其過任大毋多責
焉使爾臣無求嬖焉毋以嗜欲貧其家毋以諂人傷其心家不
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籍歛節於貨財作
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
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

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君毋外諸辟梁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
市省征陂澤不禁寃報者過留獄者詰焉景公嘗出遊問於晏
子曰吾欲游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邪寡人何脩則夫
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嬰聞之天子之諸侯為
巡狩諸侯之天子為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
斂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語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
我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
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歷時而不
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獸而忘歸謂之亡古者聖王
無流連之游無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數長幼貧
萌之數吏所委粟發廩出粟以予貧萌者三千種公所身見名

老者十七人然後歸也

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威王時欲伐魏淳于髡謂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疆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

宣王時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先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

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聞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天子受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亡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騮耳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山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嫵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王曰寡人憂國憂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憂民不若王愛尺之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工能之

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之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體貌而親迎之下謂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齊畢報王

曰宣王也何見於荆對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荆固而攻之清廟不危故曰

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出兵救之

晉文公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之虢之為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諫從也不能斷又不

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

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云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襄公蒐于夷將登箕鄭父先登登之於上軍也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使狐射姑將中軍

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襄也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孫息諫公乃壞臺

景公時邲之戰晉敗荀息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

乃許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平公射鴟不死使堅襄搏之矢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諫公乃趣

救之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之聘初諱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

公子弃疾及晉境晉侯平將亦弗逆叔向諫乃逆之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十戲陽殯于降未葬晉侯餘酒樂平膳

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昇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

工樂師師曠也公說徹酒平公嘗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

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

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當死魯襄公

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襲卞公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

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

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也夙武必用守必固矣若

楚之克魯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東夷而大攘

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與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

伐之而又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俊醉

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苑春諫公乃罷後

楚莊王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

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諫乃止靈王之為

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相月為旌王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

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無宇

之闖入焉有罪亡人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曰執人於王宮

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王將飲酒過其無宇辭曰天子經

略經營天下畧有諸侯正封封定分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

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人有十等王至下所

以事上上所以事下禮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

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圍牛有牧養馬曰圍

養牛曰牧以侍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

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荒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

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以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

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

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

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聚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

人致死焉人歆致死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討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

丈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

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為為葵靈玉張本遂赦之令尹子瑕言蹶由於臺王

蹶由吳王第五年靈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

言靈王怒其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善

言故又左尹王子勝言於靈王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

不禮於鄭平王復還邑許自夷還居萊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

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

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也葉在楚國

方城外之蔽也為方城外之蔽障上不可易易輕國不可小謂許不可

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吏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

時白羽政為旂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反楚楚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闡以羊舌肸為司官足以辱晉遂啓疆諫乃止

越王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拘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繕給締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

趙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武侯與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曰比晉國之所以疆也若善循之則霸王之業基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也是伯王之業不從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石洞庭汶水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在天門之陰右天谿之陽廬畢在其北伊洛在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披山有此險也

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而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梁襄王為太子時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疫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薛公乎請告薛公薛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薛公曰王季歷葬於楚山尾棗水鬻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鬻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及其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蓋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設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孤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必

使吾以人祠乃兩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兩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得於天有惠於民也今君王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人主君譬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待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明賞

惟五等之君刑一國之事立家者百乘食土者萬民苟章程之不修將風化之幾墜建侯之利懋賞攸先有能舉不失勞動足有勸使夫為善者信至命而承忠力之臣厲身規而犯難謀能之士吐嘉猷以沃心則書勲之文足光於盟府計功之典克烈於景鍾者矣

宋武公之世鄆瞞伐宋司徒皇父率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充石

皇父載公子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

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彤班獨受賞

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閔門之征稅也謂之彤門

晉獻公十六年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

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襄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有耿鄉永

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三國皆有姬姓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

大夫

文公既即位從亡賤臣蠹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有力事我而無補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五

年文公與楚戰城濮楚兵敗澆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皆首或曰
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
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
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魯僖公元年莒人求賂求還慶父之輅公子反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拏

非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輅而又重來其來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公賜

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三十一年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

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

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晉不以故班必親先者

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

可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及尹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

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章雖貴罰

也今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賞而爵之出之於隸爵為大夫

晉襄公元年敗狄於箕反自箕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

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文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

也先茅絕後故水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冀還其父故邑

景公時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公賞之狄臣千室林父栢子名千乘千家也

亦賞士伯以衣衍之縣士伯士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

喪伯氏矣伯桓于字必之貶晉侯將殺林父上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曰向父

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魯成公二年晉使齊還魯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賜

用詩元龜

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三帥卻克士燮栾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

馬司空輿師候正並旌皆受一命之服

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師主兵車候正主斥侯

亞旌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晉悼公三年會諸侯于維澤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

行陣

魏絳戮其僕

僕御也

公怒魏絳授僕人書將伏劍公跣而出曰子

無重寡人之過以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後與之禮食使佐新

軍拾貳年公伐鄭軍于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參拾人女樂

二八歌鍾二肆及寶鑄跔車伍拾乘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鍾

一肆曰子欲寡人和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

無不得志請與子樂之絳辭曰夫和戎翟君之幸也八年七合

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烏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

待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

平公十九年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

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子豐段之父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

田以胙乃舊勳

州縣屬河內郡

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

楚莊王十三年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

與為掩

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講退既以湏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不辭賞以與其子

鄭定公十二年入陳十四年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

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

先八邑

以路其命服為邑先

八邑二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

降殺以之不也臣之位在四

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

在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賞禮以禮見

公固予

之乃受三邑

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知國讓不失禮

齊威王九年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曰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宮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

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

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

復屬齊封田單為安平君

趙惠文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

破秦軍於閼下賜號為馬服君

孝成王五年燕兵擊趙趙使廉頗將大破燕軍於鄒殺栗復燕將

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邑名封廉頗為信平君

為假相國

幽繆王三年大將軍李牧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

齮封李牧為武安君

魏安釐王時公叔座為魏將西與韓趙戰澮北禽樂作魏王說

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奔

直而不倚撓棟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

之險阻决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已寧囊襄之力也

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兵鼓

之不赦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之倦賞臣可也若以臣

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萬已

寧囊襄田各拾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敵矣又

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
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

燕昭王用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毅入臨淄盡取
齊財寶物器輸之燕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享士封毅於
昌國號為昌國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四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四十三

列國君部

務德

宴享

務德

夫中庸之道人倫之貴扶三綱而首五常者惟立德而已矣故
云德者得也匹夫得之揚名潤身物無不服况千乘之雄一國
之霸衆臣之師長百姓之歸仰可不務乎傳曰雖有其位苟無
其德不敢作禮樂斯之謂矣昔三代相沿五等並制盟會有儀
征伐有名聘享有禮蒐狩有度大夫相之良史記之則有降志
以興讓宥過以推誠縱敵以示信損欲以利民彰善瘴惡克已
復禮者多矣斯之謂令德不亦韙乎

衛武公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改能入相于周作淇
澳之詩

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不齒者不與相長雅作竣棟之

詩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於干旄之詩即位十八

年邢人狄火伐衛圍蒺圃魯僖公十八年公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

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訾婁

陳師訾婁訾婁衛邑狄師還

魯莊公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邲邲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

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莊公曰不可我實不德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

曰臯陶邁種德夏書逸書也稱臯陶能勉衆德邁免也德乃降今齊修德以待時

手言身有德乃為人所降服狄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毋死兆在路寢當牖之

下顧合骨公作色不悅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

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者其宮室節不侵生人之居其臺榭

儉不殘犯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室者也今君後為宮

室奪人之居廣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驩處死者

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蕪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

不顧細民非席存之道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憂死

者不葬命之曰蓄哀憂危君不知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

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永葬公宮者若何許之曰削人之居殘

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曰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路寢室之牖下

解襄去經布衣勝履玄冠紫衣跣而不哭辭而不拜乃涕洟而
去之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對曰薄於身而厚於
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廢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
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避賤不滯
於樂不遁於哀盡知道民而不伐焉勞力事民而不貴焉政尚
相和故下不以相害為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刑罰
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
怨四海之內社稷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利家之政生有厚
利死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而公不圖晏子又曰臣聞道者更
正又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歛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
好充故家貨單積邪在上畜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

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教牧于墉野

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駟頌季孫行父

史克魯史也君臣之有道作有駟頌能修泮宮作泮水頌能復周公

之字作閔宮頌字居也

秦繆公與晉惠公夷五合戰于韓地晉軍弃其軍與秦爭利還

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軍反為晉軍所圍晉擊

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

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乃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殺而食

之者三百余人史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

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

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

繆公虜晉君以歸

晉文公三年圍原

魯禧公二十五年

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得原

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四年楚子圍宋晉救

宋楚子王從晉師晉師退三舍避之初文公出奔及楚楚子享

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

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於

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

三退不得楚之命也

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

以與君周旋

弭弓未無緣者橐以受箭鞬以受弓屬晉也周旋相追逐也

五年伐曹初文公

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

駢脅并幹也

釐負羈諫不聽私善於

重耳

謂饋盤飧實璧焉重耳受飧反璧

至是伐曹虜其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

羈之宗族問初文公之豎頭須守藏者也

頭須一日里鳧頭豎左右小吏

其出

也竊藏以逃

文公出時盡用以永納之

求納文公

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

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及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

之僕居者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衆矣

公遽見之七年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說伯說與鄭人

盟而還子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請擊秦也夫人

謂秦穆公

因人之力而蔽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

秦晉

程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

吾其還也亦去之

襄公三年討衛

魯文公二年

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陳始與衛

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苟以免也

五年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

也故免之

邾文公卜遷于繹魯文公十三年繹邾邑史曰利於民而不利

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

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之

百姓之命為王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徒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

卒君子曰知命

楚莊王十六年為陳夏徵舒殺靈公魯宣公十一年率諸侯伐陳謂陳

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

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

牽牛蹊人田田主奪之牛蹊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

以徵舒為賊殺君故徵矣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

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

於晉而立復君陳如故是以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

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十七年春莊王以鄭與晉盟

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

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

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

忌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

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

三十里而後舍楚群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

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求乎卒去是年

夏及晉師戰于邲既敗晉師次于衡雍大夫潘黨曰君盍築武

軍築軍營以而將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工其臣聞克敵必示

子孫以無忌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文武王

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四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政名耆致也言其三日鋪時

繹思我徂求惟定其三一一篇鋪布也敷陳也特是也思辭也頌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敷也言武王既安

篇次不同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

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君之篇章使今我使二國暴矣觀兵以

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泰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

遣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得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

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武有七德我無

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祝先啓武非吾功

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

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今罪無所晉罪無而民皆盡

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二

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宋城中食盡易子而食祈骨而炊華元

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先是晉伐楚三舍不止大

夫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

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

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衿起而拜群大夫

皆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

師而歸平王弃疾即位魯昭公十三年召觀從夫楚大王曰唯爾所欲觀

子午殺弃疾弃疾今召用之明在君為君之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

昭王十一年秦救楚敗吳師楚子入于郢王賞闔辛王孫由于

王孫圉鍾建闔巢申包胥王孫賈休木闔懷子西曰請舍懷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二十七年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

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將戰王有疾攻大

冥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

諸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奴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

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榮禳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冥諸股肱

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忍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禱

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邦王曰三代命祀

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山川星辰江漢睢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

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

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師彼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

有此冀方今失其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良都冀州不易

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也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也又逸書言信出已則福亦

己在

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愈令尹入問曰王

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不行其罪乎是法

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監食

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辟席

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久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也

齊景公時榮感守於虛暮年不去父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榮感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悅曰天下大國十二國曰諸侯齊獨何以當之晏子曰虛齊分野也且天之下殃固於富強為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謔人反昌百姓疾怨悉為災祥碌碌強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大變是常榮感迴逆孽星在勞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公曰寡人為之若何對曰盍出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已矣振孤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患可去獨孽星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榮感遷

宋景公時榮感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榮感在心何也子韋曰榮感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

所使治國也

一日宰相吾之股肱

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之子韋曰

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

一說君者待民

寧獨死耳子韋

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餓必死為人君欲殺其民以活身夫誰以我為君乎

一說歲飢民困我計為君

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

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

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居

一說君有君人之言言榮感有動

君延壽二十

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舍舍

行七星星當一年三十七二十一歲故曰君延壽二十一歲臣伏於階下以司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也如子韋言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雨豈可無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初韓趙相難韓索其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糝魚得以粟於是食無糝而芻求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為禽獸哉粟米人之上食柰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彥曰囊滿貯中而獨不聞歛夫君者人之父母取倉之粟糶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間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脈也此之謂知富趙武靈王三年五國稱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宴享

夫春秋所載有宴享之義焉所以備物象德交事觀禮合歡序賓示慈布政之謂也自一戎大定勲威並建東遷之後諸侯力政小則撫封而保姓大則定霸而主盟朝聘有常使介交駑飲

食宴樂建決於家陪外降揖讓無廢於兵革繇是豐豆觴以為
好諧金石以飾喜聲詩見志所貴乎必類節折有品乃知其多
文既以觀其盡心且將申其嘉好故其流風遺辭可觀也已至
乃禮義之或愆刑於規諫禍福之先非發於言動蓋夫賓旅酬
酢之際不可以不慎焉

周之先公劉居於京築宮室既成與群臣士大夫飲酒以樂詩

曰篤公劉予京師依蹇蹇濟濟俾筵俎蹇蹇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俎使也厚平

飲酒以落之群臣則相使為公劉設几筵使之外坐既登

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賓以登席坐矣乃依几矣

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執也公劉既登堂負屨而立群臣乃適

其牧群搏豕于牢中以為飲酒之醑酌酒以匏為爵言忠敬也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為之君為之大宗也宗尊也公劉雖去部國未遷群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部也

魯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二

十二年齊桓公使管仲為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

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僖公時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

母與群臣宴則欲與之相宜詩曰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

受祉黃髮侃齒

二十二年楚與宋戰於泓楚子入享于鄭為鄭楚享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

而禮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目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

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百

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

設之非天誰啓之心公子重耳適秦秦伯之子犯曰不如衰之

文也有文辭請使哀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公

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逸晉必能

全稱詩篇者多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

辭焉下階一級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

拜詩首章言正王國章言佐天子欲趙衰因通言之

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間禮於皇武子

鄭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騰焉有事祭宗廟也

騰祭肉尊之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侍拜謝也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

公有加禮也

三十年周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昌歆昌蒲菹白熬稻

黑熬黍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

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稻黍也象其文也鹽虎形象武也以獻其

功吾何以堪之

文公三年公如晉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莊叔以降謝拜其公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

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

公登成拜俱還上公賦嘉樂大雅取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淇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

示意故言為賦淇露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

以為肄業之及也肄習也魯人所失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昔諸侯朝正於王

朝而受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淇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淇露

政教也白漶漶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見曰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

敵猶當也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
懷恨怒也 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
稱陪臣 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今陪臣來維舊好天子方論

十三年公如晉還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

鴻鴈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憫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

此言亦同有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子家賦載

馳之四章載馳詩庸國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以大國以求取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其取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鄭伯拜謝公答拜許為鄭還不敢安車

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公與之宴

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言蹶

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有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王如韓樂

十二年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

焉縣鍾郤至將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鍾而驚而走出子反曰日

云暮矣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

臣貶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也貶賜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

此下臣不敢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惟是

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

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以明之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

為世之治也諸侯問於天子之事則相朝聘也事問缺於是乎

有宴享之禮以訓共儉享肴臠薦設几而不倚爵盃而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

慈惠晏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

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少不少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敵

也言宴享結好隣 故詩曰赴武夫公侯干城 詩周南之風赴赴

國所之蔽并其民 侯之與武夫止 及其亂也 諸侯貪冒侵欲 不忌爭尋常以盡其

干扞難而已 八尺曰尋倍尋曰當言 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 股肱爪牙 畧

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 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

心 舉詩之正以駿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 天下有道則公侯為

民干城而制其腹心 亂則反之 畧其武夫以為 今吾子之言亂

之道也不可以為法 然吾子主也 至敢不從 遂入卒事十四年

晉侯使欒欲擊於衛 侯侯享苦叔成 成叔 欒寗惠子相 相佐禮惠 苦

成叔傲寗子曰 苦成象其亡手古之為享食也 以觀威儀省禍

福也 故曰兕觥其觶昔酒思柔 詩小雅言君子好礼昔酒皆思

觶雖然不用以兕觥角為觶 彼交匪傲 萬福來求 彼之好於事而

所以罰不敵觶陳設之貌 之所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襄公四年 穆叔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 武子聘 晉侯享之 金奏

肆夏之三 不拜 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

擊鐘而奏 工歌文王之三 又不拜 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 歌鹿

此三夏曲 鳴之三 三拜 小雅之首鹿鳴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 行人通

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 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 藉薦吾

子舍其大而重拜 其細敢問何禮也 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

侯也 使臣弗敢與聞 元侯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臣不敢及 及

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 敢不拜

命作周故 諸侯會同以相樂 嘉 晉以叔孫奉君命而來 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四牡君所以

章使臣也 敢不拜章 詩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 皇

皇者 君教使臣曰詢度諏謀必咨於周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

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認于忠信以補己不及忠信為

周其詩曰周爰認諏周爰認謀周爰認度周爰認詢言必於忠

信之人認 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 問善 咨親為詢 問親戚 咨禮

此四事 為度 問禮 咨事為諏 問政 咨難為謀 問惡 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五善為認 詢度諏謀 難問惡

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 標有梅詩召南標

詩人以與女色感則有哀衆士求之宜及其 季武子曰誰敢

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 時之有 遲速 武子賦角弓 角弓詩小雅取其兄

言誰敢 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仕君君之臭味也 言同 實將出武子賦

無時 彤弓 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 宣子曰城濮之後 在僖

年 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 藏之

孫子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

君子以為知禮 彤弓之義義在晉君故 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桑林殷天 荀瑩辭 辭讓

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宋王若後魯以周公故 荀瑩有

掃樂賓祭之 掃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 宋以桑林享君下亦可

手言俱天 舞師題以旌夏 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 晉侯懼而

子樂也 退入于房 旌夏非常卒先之 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 晉侯疾

地 卜桑林見 崇見於 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 奔走還 荀瑩不可

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 以用 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言自當加 晉

侯有問 問疾 差也 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歌古詩

從義類

十九年正月晉侯會諸侯於沂上取邾南自澗水歸之于我晉

侯先歸公享晉六鄉于蒲圃六鄉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

空與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鞍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賄荀偃束錦加璧乘

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師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罪於魯因以為名古之

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

二月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伐荀偃將中軍賦

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耒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俞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季武子與再拜稽

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膏膏之其天下

輯睦豈惟敵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北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以受

享段共公子石也逆以入國共享祀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已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

合如鼓琴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

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事公賦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

也辟帝

二十六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

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無享之晉武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景子賦國弱賦

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天乎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

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子選予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授子之繫於方言不敢違遠晉

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朝

各不同故拜

二君辭異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子晉人許之如楚

楚亦許之五月晉趙武至於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

折俎禮也折俎解節折弁之於俎合御宴享之禮故曰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叔向因宴享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

為多文辭飲大夫酒七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李孫

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

子石從二子石印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

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

見止我心則降見止我心則降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抑武也不

足以當之辟君伯有賦鷄之賁鷄之賁詩廊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鷄鷄之不若義取人之美良

我以為君也我以為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聞也第箒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

詩小雅四章曰甫甫謝公召伯營之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推善於其君子產賦烝桑烝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趙孟曰

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手爰矣避不謂矣中心藏之何子大

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叔

喜於相遇故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无以大康職思其居

趙孟受其惠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公孫段賦桑

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

趙孟因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手卒章文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未

實趙昌賦詩以自寵故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叔向曰然已

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天子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文子曰其餘皆

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亡降謂賦草出曰印氏

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嬉肆曰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

亦可乎又九月楚遠罷如晉泣盟罷令尹子蕩晉侯享之將出

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叔向曰遠

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

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

二十八年八月蔡侯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

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公享之展莊叔執幣

公將以謝魯為公享之展莊叔執幣

昭公元年諸侯盟于虎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

過鄭伯燕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禮終趙孟賦瓠桑受所戒禮

鄭孟詩小雅義取古人亦以微薄告以

廢禮去瓠桑免首猶賓客為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趙孟

賦瓠穆叔曰趙孟一獻以獻酬知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

敢乎言不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及享具五獻

之籩豆於幕之朝聘之制大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私於子產

私曰武謂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

宴卿宴公侯享宴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

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亦詩召南義取芣未薄物可曰小

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繁

不奔則何敢不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野有死麕詩召南卒

從命穡愛也

憾我悅兮无使鹿也吠脫脫安徐悅安佈守義取君子徐以礼

未无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礼相

陵趙孟賦棠棣棠棣詩小雅取其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

安危也可使無吠受子皮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

起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

此罰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

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綿詩大

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絲縣致興韓子賦角弓

盛則晉侯此文王以韓宣子比四輔取其兄弟婚

笑謂以兄弟之義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尔

萬邦既享晏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

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遂賦其棠

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

嘉樹如井棠以宣子比召公淇澳詩衛風美也武公

子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也武公

宣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取

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雅宣王田

伯共田既享子產乃共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年晉侯享之有加邊

豆邊豆之數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

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畝周禮大夫三畝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

乃戾也懼以不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致驩心對曰寡君猶

未敢未敢當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

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

七年三月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鬣也

魯侯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子名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即位享之為賦蓼蕭弗知

不答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多是以前譽處子樂與華定

且先且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昭子曰必亡宴

樂也又曰和焉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福祿也

語之不懷懷思寵光之不宣宣揚今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

何以在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公如晉晉辭公

公子憇遂如晉憇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使不書於策

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辱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

誰有肉如坻淮水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

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月臨淄縣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

也亦中之伯瑕請穆子伯瑕士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

為焉其以中雋也言投壺中不齊侯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

是弱穆子曰吾君師疆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

衰於古齊不事公孫佻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言晉之衰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

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執政禦之執政堂位

適客後又禦之適縣耳縣樂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

子產曰夫天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

陵侮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

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

類類泰軍顏以獄之放紛紛放從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使命之

不聽上不從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僞之耻也

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先也子孔鄭襄公先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孔子

嘗執鄭國之政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

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六卿賦百乘喪

祭有職有所主受賑歸賑受賑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杜之戎祭也其祭

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僞焉得耻之其祭

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

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采菽詩小雅取其君

未朝其賜與之穆公喻君子穆公賦菁菁者莪菁菁取其既見君子昭子曰

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吐又有國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

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昭子賦車

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

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子右坐生宋公右以相語相泣也樂祁左助宴退而告人曰今

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樂哀而樂皆喪心

也心之精爽是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共冬叔孫

定公十四年叔孫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四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四十四

列國君部

休徵

戒懼

悔過

休徵

東周之際列國之君其有服強敵而恢霸功糾諸侯而獎王室者皆宗社之所祐神祇之所扶故休徵兆於前功業著於後影響之報毫釐靡差至於天與已蘭文在其手紀諸油素煥若丹青所以先聖脩春秋使亂臣賊子懼者蓋俾其知運歷之定分非僥倖之所及小既尚尔况其大者乎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毋會時

左傳曰邑姜方

娠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女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

生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而命之曰虞成王立遂封叔虞於唐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正臆然視闐主立見臆驚

視技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

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

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

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者長尺而人物具焉

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

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

方涉其深也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其大濟桓公坐拜

管仲之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

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之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

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之人教也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又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屬著也音之欲反其口止

於廊衍三輔謂之山陵間為衍左馮翊廊縣之衍也文公問史敦秦之大史敦名敦曰此

上帝之徵君其祠之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

之質如石似肝云語辭也其神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

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野鷄夜鳴以一牢祠之名陳寶

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未時天為之殷殷雷聲雉為之雉也

穆公病卧五日不寤寤覺也音公孝反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謂上帝天也

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府藏書之處也而後世皆曰上帝獻公

十八年櫟陽兩金自以為得金瑞

晉文公初為公子避驪姬之難在翟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

不禮公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

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民故以為天賜

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復十二年二必得五鹿

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鷄尾其有此土乎天之命矣復於壽星

以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

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受天賜受友即位後與楚子戰于城濮

夢與楚子搏搏手搏也楚子伏已而監其腦監也子犯曰我得天楚

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旬故得天楚子下旬楚師果敗地故伏其罪也

楚平王弃疾恭王子也恭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群神

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恭王妻埋壁於室內召五子齊

而入康王跨之兩定為跨壁一邊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皆皆遠之乎

王幼抱其上拜壓紉故康王以長立其子失之靈王及身而試

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皆不得立又惧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弃

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鄭穆公母曰燕姑文公之賤妾也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

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

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宋昭公得公孫周之子也景公無子取得與啓啓得弟也畜諸公宮

未有立焉公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廬門宋東門也北首死象在門

外失已為鳥而集於其上硃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

必立相門北門乃立得大尹奉啓以奔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夫人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安于

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

之曰告公孫及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予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熊來我又射之中熊熊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而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

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胃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而去從之者怒將忍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譖吾昔有所見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鄉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

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襄子為智伯所攻奔保晉陽原過從

原過趙臣後至於王澤見三人

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

以是遺趙毋邱

襄子名

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

竹有朱書曰趙毋邱余霍泰山

在河東永安縣

山陽侯天吏也三月丙

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有邑餘將賜汝林胡之地至

于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而烏喙鬢麋髭頰大膺大胷修下

而馮左衽界乘

修或多鬢界一作介

菴有河宗至于林溷諸貉南伐晉別

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智伯率韓魏攻晉陽歲余襄

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與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及

滅智伯共分其地

戒懼

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蓋先聖之格言有國之

道也無災而

懼所以為賢有凶稱孤於馬中禮至於彗星既出則薄賦歛而

緩刑罰時雨屢愆則絀女謁而放諛佞因戰勝而增惕顧高臺

而慮危則知懼天災重民命而召亂者未之有也

宋濬公九年大水魯莊公使臧文仲弔馬曰天作淫雨害於衆

盛若之何不弔

不為大恐

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

拜命之辱

謝辱原命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

臧文仲魯大夫

禹湯罪己其興也

惇然

惇盛貌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然

息速貌

且列國有凶稱孤禮

也列國諸侯無山則常稱寡人言悞而名禮庶乎言悞以名禮稱孤其庶幾於與既而聞之

曰公子御說之辭宋莊公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齊桓公夜半不噍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忘其國者

景公時彗星出公謂宴子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邪無德於國穿閣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上大賦歛擄奪糾謬仇讐自是觀之弗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何傷乎於是公惧乃歸填閣池滅臺榭漢賦歛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

魯僖公時雨澤不澍至于九月人大驚懼率群臣禱山川以有事謝過自讓絀女謁於諛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貪暴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訪請以身塞無也

秦穆公時楚人滅江公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教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手吾自懼也

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亡其國者又嘗與楚得臣戰于城濮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王之敗而歸楚成王怒而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文公曰我擊

其外楚誅其內於是乃喜

楚王史失其謚登強臺而望山川左江右湖以臨防徨其樂忘死遂

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

莊王見天下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余歟

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也南面而立近

臣三遠臣五令諸侯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

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

悔過

過而能改春秋之所韙不遠而復大易之所載蓋君子省躬責

己彰往察來唯道是從聞義則服斯可尚也已昔者宗周監二

代之制列五等之爵叶利建之象崇夾輔之義東遷之後庶邦

力政刑威慶賞由己而出乃有席千乘之勢居三揖之上咈讜

正之議失防閑之道或知其謀而不用或察其賢而見戮或肆

一時之忿或舉無名之後而能知非引咎負愧懷吐翻然內省

務修厥德大則成定霸之業小則得為君之躰遷善之益斯可

見焉

魯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畧地焉

孫辭以畧地遂往陳魚而觀之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冬僖伯

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次曰叔父有恨諫觀魚不听寡人弗

敢忘葵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鄭莊公母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

共叔段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

已鄆鄭邊邑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聞

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

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汝遂寘姜氏於城穎城穎鄭邑而誓

之曰不見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

封人封人與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

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歆以問也宋

華元殺羊為為賤享蓋公曰尔有母遺繫我獨無繫語穎考叔

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

若闕地及泉遂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今公從之公入而賦大

隧之中其樂也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

洩洩洩洩舒散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純猶愛其母篤也

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先之

於初孝心不忘孝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此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

同祀皆放此

文公十二年晉文公秦穆公圍鄭佚之孤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孤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

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

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

秦伯秦伯乃還

晉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為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重芮鎮

重也

文公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其出也竊藏以逃文

須豎左右小吏

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及入求見文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

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五不得見矣君者為社稷之守者為羈

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衆矣僕人

以告公遽見之言弃小怨以能安衆

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與母俱隱而死

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田封之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悼公二年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鷄澤單頃公王卿士公之弟楊干

亂行于曲梁行陳魏絳戮其僕僕御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

以為榮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

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

授僕人書僕侯晉人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

使使臣斯司馬斯此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

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居師不武執事不敬罪

莫大焉臣懼其罪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俱自犯不武不能致訓

至於用鉞用鉞斬楊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請

歸死於司寇致尺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

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

寡人之過聽絳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

矣反後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祿會今敬顯絳故特為設禮食張老為中軍司

馬代魏絳士富為侯奄代張老士富

衛成公三年晉文公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晉侯齊侯盟

于斂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

君以說于晉侯出居襄午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

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也或訢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

從公公使殺之元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晉侯復衛侯衛

侯先期入不言叔武衛侯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

夫衛子悉公之欲速衛使遂驅奄衛子公子欵大莘使前駟未備二子衛大夫

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

其服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後欵大走出武故公使殺之

秦繆公三十二年將襲鄭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

聞也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乞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

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何知中壽尔墓之

木拱矣秦師遂東晉襄公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師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許之秦

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

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秦大

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也是敗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

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人雅隧躐徑也言大夫

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皆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亂

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

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之聽言則對誦言如醉之君不

听塗言之言則善而對答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

使為政乃作秦誓平舍之帥還歸公曰嗟我士聽無諱誓其群

士予誓告汝群言之首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言民之行已尽用順道是多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

艱哉人之有罪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我心之憂日月逾

邁若弗云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惟古之

謀人則日未就予忌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惟今之

謀人姑將以為親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雖則

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

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伉伉勇夫射御不違我

尚不欲伉伉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惟截截善論言保君子坊

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功善為辯佞之言便君

昧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个臣断断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如有未修一个臣断断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定能容之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也至人之彥聖其心好以能保我

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用此好技聖人之安我子孫人之有技

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

違背壅蹇之使不得上通定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

定不能容人田一乃能安邦之抗隄曰由一人抗隄不安言危

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國之光榮為民所歸

所任不用賢由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亦庶幾其所任用賢

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一說穆公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

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秦不利引兵歸三十六年穆公復益

晉戰于彭衙馮翊鄧陽縣西北有衙城秦不利引兵歸三十六年穆公復益

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舩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郟以報

殺之後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有茅津左大渡河封

殺中士封識為發喪哭之

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甲思不用蹇叔百里
僂之謀故作此誓今後世以記餘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
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周備也卒得孟明之慶

齊頃公魯成公八年晉侯使韓穿未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來
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以此經加之知見使即聞晉語自歸之但當言歸曷

為使我歸之據本魯邑安革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吊死視疾七年
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柰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象畏其德使諸侯還鞏之所喪邑魯見使卑

有耻故諱不言使者因其象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
楚武王使莫敖伐羅莫敖大敗縵於荒谷辟師因于治父荒谷治父皆楚也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王既位三年不出號今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

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

有進隱隱謂隱藏之言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

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吾知之矣居

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子對曰殺身以

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

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筮蘇與我處常中我以道正我以義

吾與不處矣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

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

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得則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

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奠蘇為上鄉而遂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及其本性恭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昭王十年吳蔡伐楚昭王亡十一年復入于郢初王之奔隨也

將涉於成曰

江夏竟陵縣西有白水出聊居山西南入漢

藍尹嚮涉其桴

桴楚大夫

不與

王舟及寧王欲殺之

寧安定也

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欺君何効

馬王曰善使復其所居以忘前惡

惡過也

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

齊景公與魯定公為夾谷之會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實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郟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

魏惠王時魏相公叔座薦公孫鞅於王不能用遂西入秦事秦孝公孝公使將兵擊魏軍盡破之以歸秦魏由是徙都大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孫座之言也

燕惠王昭王子也初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請罷諸侯之兵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惠樂毅善為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諛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諛之惠王惠王聽諛使騎劫伐樂毅將而召毅毅畏誅曰降趙田單與騎劫戰遂破劫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惠王後悔使騎劫伐樂毅以故亡軍亡將失齊又恐樂毅之降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惠王乃使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

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既位左右誤寡人之使騎劫伐將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体計事將軍過聽以舉寡人有隙遂指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過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天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入數之以罪恐臣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受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並鄉臣竊不自知自

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曰我有積怨
 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
 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
 之與天下圖之美若結于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
 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
 於趙顧及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
 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
 王遁而走苔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噐盡收入于燕齊噐
 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手磨室磨歷薊丘之植植於
 汶篁什田曰篁謂燕人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
 王以為憚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

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功
 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
 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弃群
 臣之日余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
 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
 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
 而得之江湖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伍子胥而不悔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前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勉身立功
 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
 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於君

子矣恐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
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
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容卿樂毅卒於趙

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
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
大破栗腹之粟於鄔禽栗腹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
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
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
其聽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
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若其憂
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之亂不若殷民之
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間樂
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之卷二百四十五

列國君部

朝聘

姻好

朝聘

傳曰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又曰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
繇評貢賦之職講班爵之義宴享以示惠采章而慎儀蓋小所
以事大大所以字小乃周室之舊制列國之遺範也原夫並建
之始昨土相維者之典法納於軌物其後力政專命強弱異勢
以至獻物薦賄旅百而有加供職歸事駿奔而不暇當夫鄰邦
之繼好霸令之不煩固亦講信修睦謀事補闕其流風可觀也

已

魯隱公元年十二月祭伯來

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弭使

七年夏齊侯使夷仲年來聘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薛魯國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

封在周之前 滕侯曰我周之正也 正卜官 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庶姓非周之同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

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擇所宜而行之 周之宗盟異姓

為後 盟載書皆先同 寡君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薛公姓齒 君

若辱既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桓公二年春正月滕子來朝 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七年杞侯來朝 公即位而未朝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朝皆言如

六年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未成于齊公告不能 紀微弱不能通于天子欲

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于王故告不能

九年秋七月冬曹伯使其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故 賓之以上

卿禮也

十有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

莊公五年秋郟犂來朝 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東有郟城犂來名

二十三年夏荆人來聘 不書荆子使其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叔陳卿始結陳好也

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 杞稱伯者時王所黜

閔公元年冬齊仲孫湫來省難

僖公七年夏小邾子來朝邾魯來始得王命而未朝也邾之別封故命小邾

秋七月公子友如齊公會齊侯盟于甯母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十年春正月公如齊

十有三年冬公于友如齊

十有四年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姬魯文鄆夫人也鄆子

本無朝忠為季姬所召而未故言使鄆子未朝鄆國今琅琊鄆縣

十有五年正月公如齊諸侯五年再相廟禮也

二十年夏鄆子來朝

二十二年三月楚伯如楚

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杞桓公也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

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今稱朝者始用周禮終而不全故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也

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聘也

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

芻米禮也饋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後來朝禮

之加燕好

三十年冬東門襄仲公子遂也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

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初遂魯始聘晉故曰初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晉文討曹分其地以賜諸侯公子遂如齊

拜曹田也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

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

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迎未日郊勞送去

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冬公如齊朝且吊有狄師

孫教

凡君即位卿

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

踐執履行也

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

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德之基也

三年春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

冬公如晉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故免之

二年衛執孔達以說進

夏

衛侯如晉拜

謝婦孔達

曹伯如晉會正

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五年夏公孫敖如晉

冬晉陽處父聘于衛

六年春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

夏季文子聘于陳

秋季文子如晉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子越椒也椒不書姓史畧文

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

蕩意諸而復之

八年意諸來奔

因賀楚師之不害

往未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十二年春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

十四年冬公如晉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十七年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

十八年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宣公元年夏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四年秋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

九年春公如齊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我齊西之田比公年朝齊政

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

秋季文子初聘齊齊侯初即位

冬家子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國武子來朝報聘

十四年秋楚子圍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

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說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朝而

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穆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嘉貨容貌威儀答顏也采

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孫贊也加貨謀其不免也謀而薦賄

則無及也薦追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春公

孫歸父會楚于宋

成公三年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十二月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欲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

人之笑辱也寡人未之敢任言齊侯之未以謝婦人之笑非為修好故云晉君不任當與之心一云齊頃公

朝晉欲尊上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

宋共公即位

四年春宋公使莘元來聘通嗣君也

三月杞伯來朝

夏公如晉侯見公不敬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李文

曰不可乃止

五年春孟獻子仲孫蔑也如宋報莘元也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

夏邾子來朝

魯公孫嬰齊如晉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四月晉如故絳遷于新田

七年夏曹宣公來朝

冬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衛孫良夫邑林父出奔晉戚隨屬晉

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莘元來聘

九年冬楚子使公子辰如晉請晉結成子商楚公子辰也

十年春晉使糴茂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秋公如晉

十一年春晉侯使卻犢來聘夏季文子如晉報聘

秋叔孫僑如宣伯也聘于齊以修前好鞏以前之好

十一年秋晉卻至如楚聘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

十八年春晉悼公即位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公至自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公拜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

禮有卑讓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

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宣公來朝既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未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

馬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七月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也

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

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禮之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伐魯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宋嘗與魯接故曰始

十九年二月季武子如晉拜師誠討齊

二十年秋齊子叔左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名故曰禮

冬季武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聘在十五年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濟水之田

冬曹伯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未見公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樂氏

二月鄭伯朝晉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陳國

之介恃大國而凌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謂得罪於

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入陳傳

夏齊侯既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

請會期

冬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二十五年十月鄭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茅功六月公孫命之師

師入陳子產獻陳捷下晉晉受之

二十有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偃子召公也召公為澶淵會

六月衛侯如晉晉人執之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許歸衛侯

秋七月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

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

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

之盟故也二十七年晉楚同盟于宋曰晉楚之朝晉從交相見也故楚屬陳蔡故沈朝晉齊侯將行慶封

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

後薦賄以副已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雖

不與盟敢叛晉平董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於施朝晉楚

秋孟孝伯仲孫羯也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朝於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如楚舍
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

未嘗不為壇外僕掌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

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其已焉用壇僑聞之大

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刑法教

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

怠於德怠解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

事奉行大供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不然則重其弊帛以賀

其福而吊其凶皆小國之為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

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

十二月魯襄公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

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也豈為一人行

也昭伯叔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迎近饑寒之不

恤誰遑其後遑暇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

任專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公遂

行從昭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

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二十九年五月晉范獻子來聘十拜城謝魯為

吳子使公子季札來聘通嗣君也吳子餘故遂聘齊鄭失衛自

衛適晉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即

即

三十一年十月鄭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通

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

十一月吳子使屈狄庸聘于普通路也通吳晉之路

十二月衛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比宮佗襄子猷公子宋之盟故

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逆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

聘報印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

侯曰鄭有禮其教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伍舉為介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才出境聞王有疾而還伍舉

遂聘

十二月鄭游吉如楚葬邾敖且聘立邾敖楚子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未見禮也遂如齊

自齊聘于衛

四月叔弓聘于晉報韓宣子也宣子韓起也

秋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

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

服焉致少姜之隧服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吊少姜

三年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皆大夫

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姜葬過甚禮子大叔曰將得已乎

言不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其務不煩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

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君薨大夫吊卿共

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事吊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之制故文襄雖節

之猶過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

朝會已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

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教加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

人之喪送葬之禮已過文襄之制

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齊有寵而死齊必繼

室繼室復薦也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夏四月陳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曰徵敝邑以不朝立

王如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

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

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

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

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

楚猶在晉也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

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二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邾逆群

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

也季孫從之

五年春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

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六月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韓起送女

九月徐儀楚儀楚徐大夫聘于楚

冬叔公如楚聘且吊敗也所敗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士甸相士鞅逆諸河禮也

士甸晉大夫相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

七年春正月公如楚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

為落臺今在莘容城內大宰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

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

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邇民嬰齊受命于蜀蜀以在成

衡公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曰我先君共

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傳序相授于今四王矣四王共康

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孤與其二三

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改社稷之不遑况能懷思君德遑暇也言有大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

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未不敢其先

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具

寡君將奉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公將往夢襄公

祖祖祭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

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

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晉四月鄭

子產聘于晉

八年夏叔子如晉賀虎祁也賀宮

游告相鄭伯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

也蒙欺可吊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吊也其非唯我賀將

天下實賀

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九年八月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備盛聘以無忘舊

好故曰禮

十年秋七月晉平公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禮

侯不相吊故辭

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嘉鄭罕虎許人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經不書諸侯大夫者

非盟會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宋元公即位

齊侯衛侯鄭伯

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公新立

十三年楚平王使技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犍櫟之田

冬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

八月平立

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

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

辭公于河

十五年冬如晉平立之會故也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

冬季平子如晉葬昭公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

秋鄭子來

十九年五月楚令尹子瑕聘于秦

二十年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二十有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

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軍事無暇于侍

賓目懼

二十二年晉執叔孫婁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

為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

二十四年六月鄭伯如晉子大叔相

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

二十七年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復後封州來故曰延州來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疆

定公十年冬叔孫武叔名州仇聘于齊

十五年春正月邾子來朝隱公也

哀公二年四月滕子來朝

二十一年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誅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閏七月公如越

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

魏惠王十五年魯衛宋鄭來朝

哀王十二年太子朝于秦

趙武靈王元年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

韓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而還徐廣曰與秦會晉因至咸陽而還

十二來齊魏王來

秦成公元年梁伯內伯來朝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

後三年韓魏太子來朝

昭襄王五年魏王來朝

楚考列王十二年春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

姻好

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為宗廟下以繼後世者也則有受分器之重居秉圭之位修先君之好結大國之援因其嘉會申之同盟玉帛之用斯備榛栗之贄是修以奉其采盛以章乎物采成冕迎之重崇廟見之儀所以篤其惠好為之與國至於不由禮以加伐止其君而強求貽後世之譏非好述之義禮之失者其在茲乎

魯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入也子宋妣

孟子卒繼室以聲子

蓋孟子之姪娣

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

于我婦人曰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欲嫁之於魯

十四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奔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

位故常處東宮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

以無子固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陳今陳國

隱心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列繻紀大夫冬十月伯姬歸于

紀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七年陳鄭平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有寵固鄭伯許

之乃成婚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送婦嬀辛亥以嬀氏

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

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鍼子隈大夫禮逆婦必先祖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告祖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桓公三年春公會齊侯于贏成婚于齊也

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婚非禮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昏禮鉅琴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

以為禮辭故公翬逆六傳稱修先君子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奉其義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

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

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

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古者女出嫁又使大

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愍也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未則摠曰聘故傳必致夫人釋之

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之未昏於

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

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在

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言獨繫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

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匡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

猶不敢今以君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成也民其謂我

何言民見怪於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

莊公十年夏六月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

蔡侯曰吾姨也妻之姊曰姨止而見之弗賓不禮也息侯聞之怒使謂

楚文王曰伐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魯主婚也齊侯逆不見公

十二年三月紀叔歸于鄆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政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

夫執鴈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榛小

栗修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

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僖公二十四年二月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初晉懷公

自秦逃歸秦伯召晉公子重耳于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婦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

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用命用命自囚以听命秦伯見公子曰寡

人之嫡此為才子圍之辱備嬪嬙焉欲以用成而懼離其惡非

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

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

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者少典娶于

有蟯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

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

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

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

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同亂災

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今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言德性不同也取

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

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從命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

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

已也必先從人今將昏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

其未可也不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歸女納幣更主昏禮逆親迎也至是

重耳返國故逆以歸焉

二十五年夏四月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為宋夫人蕩氏妻也自為其子未逆稱婦姑

存之辭婦人越境逆女非禮

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自為其子成昏

文公二年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

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諒間嘉終嘉好之事通於內外之禮始備此涂凶之即位也於是遣卿甲好舅甥

之國修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共祭也孝禮之始也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之辭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

宣公元年春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專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

君命也傳于此廢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

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疆成昏

成公八年冬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

則否必以同姓者三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女加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至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十一年春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躬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

為姒昆弟之妻相謂為姒移公宣生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

夫外弟管子子方之子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子孫邾來聘

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獸猶不失儷儷粥

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邾嬖婦俱能忿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

於郤氏

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僂如以夫人婦

姜氏至自齊合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

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夏韓須如齊逆

女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

齊秋少姜卒

三年正月齊侯使晏嬰請納繼室於晉復以女繼少姜曰寡人願事君

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未不

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人無祿早世隕

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于

大公丁公微要也云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

有先君之適適夫人及遺姑姊妹也遺餘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吝君若

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嬪振整也嬙

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

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仇讐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下稽

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

四年三月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

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鄆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女須句

顯更之比使助曾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用昔為之言鄆今琅琊鄆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

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侯微之命鄆無賦於司馬司馬

馬又掌諸侯之賦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共也寡

君是以願借功夫伯鄆以助晉侯許之五年夏穆叔覲鄆太子于

晉以成屬鄆覲見也前年屬請鄆故詩鄆太子巫如晉以成之書曰叔孫豹鄆太子巫

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豹與巫俱受命於魯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

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冬穆叔如邾且修平平四年

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狐駘戰

夏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小邾子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九年言國家多難故

報不時

冬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貳之言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修伯業故朝而稟其多少

冬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序謝公此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

婦言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望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

事未有仇儷在練經之中是以不敢請制夫人服則葬君身辱

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與國

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加之唐叔晉既成昏許昏

晏子受禮受賔禮叔向從之宴

五月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

更公女而嫁主更嫁主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

我欲得齊而遠子寵龍將未乎寵謂子尾

五年正月楚子以屈生為楚敖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

過鄭鄭伯勞子蕩子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晉侯送女子刑

立子產相鄭伯會昔侯于邢立言楚疆諸

畏敬其使

秦厲共公二十八年于越人未迎女

楚惠王七年迎婦於秦

項襄王六年去小伸起伐楚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去小伸且率諸侯伐楚楚王患之乃謀復與

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復平

十四年項襄王與秦昭王好會十苑結和親

懷王二十四年去小伸迎婦

齊昏王四年迎婦于秦

趙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為夫人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四十五

秦惠文王二十八年

楚惠王二十八年

秦惠文王二十八年春

秦惠文王二十八年夏

秦惠文王二十八年秋

秦惠文王二十八年冬

秦惠文王二十九年

秦惠文王三十年

秦惠文王三十一年



